



把中华文明放到全球视域中考察，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到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中探讨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本报记者 陈瑜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本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就是把中华文明放到全球视域中考察，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到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中探讨，为不同文明的传承、发展、创新提供新思路新启迪，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既是寻根问道之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

中国学既是寻根问道之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从历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主题来看，前四届的主题聚焦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和”理念，探讨中国文化在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从第五届开始，主题则更加聚焦当代中国的实践，阐释中国道路对全球共同发展的意义。此次大会的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从尊重文明多样性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这些都表明，这场学术盛会不仅仅是一次知识性的追求，更是一座连接文化、促进合作、推动世界更加和谐的桥梁。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今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指南针’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接受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办法将变得至关重要。”论坛上，从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中华文明中寻找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的关切。

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就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兼收并蓄，将多种文化融会贯通，发展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策略。他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为例，探讨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中国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和模仿本土宗教的元素，成功兼容了外来宗教，并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哲学、技术、艺术和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无论是孔子、老子学说盛行的先秦时期，还是之后的历代王朝，中国的发展充满变革，但其注重和谐、道德和智慧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始终未曾改变。此外，中国文化还强调尊重权威、中庸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哥斯达黎加历史学家乔塞特·阿特曼·波旁这样说。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义华也指出，中华文明一贯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超越人间的神明世界为本位，也不是以和人的存在毫无联系的物的世界为本位。而《周易·贲卦》所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是中华文明这一历史原创性最为经典的概括。“正是中华文明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人的能动的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历史原创性，不仅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全体成员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人心凝聚、团结奋进，而且使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命运与共，成为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他这样说。

从“中国之学”成为文明互鉴的“世界之学”

长期以来，中国学在西方学界作为服务于地缘政治的“区域研究”，其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由欧美所主导。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学从“中国之学”发展成为“文明互鉴之学”，其世界意义愈发凸显。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国学版图，让“世界中的中国”形象越来越立体和全面。多年前，“谭中之问”在中国学界所引发的“让中国学回归中国”的迫切夙愿，也成为正在上演的现实。

“中国的回归，即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连续文明体的回归，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而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异常状态是过去200年间的西方主宰。”正如2023中国学

贡献奖获得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在视频发言中指出，通过分享自己的文明智慧，中国正在帮助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全球共同体中，特别是在西方，增进对中国理解，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紧迫需求”。

论坛现场，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感叹：“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令全球瞩目。越来越多国家更加关注中国，研究中国。非洲中国学正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中国学发展值得关注的版图。”施寒微也表示：“我们欧洲人也要开始一次长征，我们应当向中国学习，就像中国向欧洲学习一样。”他还谈及了17世纪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该书将中国和欧洲并置比较，并强调欧洲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学正在逐渐走向全球化，而不再只是集中于西方的研究领域。”牛津大学中国发展与社会研究教授雷切尔·墨菲认为，利用植根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概念来解释中国等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变革，会造成许多局限性。就中国而言，西方社会科学忽视了与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相关的话题，譬如儒家家庭伦理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有助于促进社会科学的变革，丰富社会科学的内涵，实现“去中心化”。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何必教授也讲述了他在教授全球汉学和中国学发展历史这一课程中的观察：“学生们似乎非常警惕，害怕落入东方主义将中国文化、思想、社会等体系本质化的陷阱。他们一直在努力避免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代言。他们希望超越前辈，甚至可能希望突破当代学术研究的知识架构。”他希望学生们能够意识到，研究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在大会上正式成立。人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昨天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以小见大、以小成大：如何向世界解释中国

2023中国学贡献奖3位获奖者感言中的思考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你到书店去，看到《维梅尔的帽子》，不会猜出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你大概会觉得是写荷兰或欧洲的。”2023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说，“我就是用这个‘手段’来邀请外国读者进入中国和世界的那段历史。”

11月24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因致力于中国学研究、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增进世界对中国理解，卜正民与韩国历史学家白永瑞、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一起，荣获2023中国学贡献奖。

在全球意识下长成的一代人

要让外国读者共历中国的庞大过往，不是件容易的事。卜正民知道，外国读者对中国的朝代兴衰、帝王将相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具体情境。他因而每每以小见大，书名都别致非常：《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等。卜正民还曾领衔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这也是一套面向西方大众的中国历史。

卜正民大学时主修美国文学，他的家庭和中国没有关系，朋友里也没有中国人，但因为对大乘佛教的兴趣，他选修了一门佛教哲学课，由此更加相信“源自亚洲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应该与我在基督教和欧洲传统中所接受的教育发生互动”，然后，他开始学习中文。

“没有什么兴趣是纯粹个人的或偶发的：它们都离不开特定的情境。就我而言，这个情境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随着全球意识的兴起，战后世界秩序的逐渐瓦解。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相信，没有任何单

一的文化传统足以应对世界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环境挑战；一种不依赖于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新世界秩序将会出现。”卜正民在获奖感言中说。

1975年，卜正民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做交换生，主攻的晚明中国史恰好与他早前研读的莎士比亚处于同一个时代。他说自己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世界情境开始接触明朝，进而意识到明代中国并非孤立存在，“它是一个全球性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已如此存在了数百年。这个认识使我走上了我的历史研究之路：将中国置于一个更大的、超越其本身的全球框架中。”他说，得益于自己“局外人”的身份，他没有文化或信条的负担，而现在，“局内人们已经认可了，我这个局外人的一些想法和见解可能有助于形成一种对中国更客观、更普遍的认识——这不仅仅是一种从中国自身出发、为中国自身服务的认知，而是将中国视为世界一员的认知——毕竟，这个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保持聆听的能力

白永瑞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在获奖感言中，他自述是在反思韩国社会的过程中，对中国的革命产生兴趣，因而开始研究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日常文化。而1992年中韩建交后，以东亚为单位的地区性思考和实践得以可能。从那时起，他开始提倡“东亚论述”，从东亚视角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而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探索“东亚共生社会之路”。他说，他研究中国，“不是旁观者的看法，而是参与者的姿态”。

他说，各国家和地区积累至今的思想和生活经验，都是一种资源，应当互相尊重并珍视。与此同时，大家也需从各自的切身感受出发，批判性地探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才能共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局限。

白永瑞在此提到了一种“以小成大”的态度：“成大事者，要先做好小事。”他还谈到一种需要首先培养的能力——聆听，深入地“聆听”对方，由此反思自己以往的认识，进而升级自己的认识。这也关联到他在采访中提及自己最喜欢的中国文明的特点——包容力和融通性，他说这也是古代朝鲜文人称中国为“大国”和“上国”的原因。他强调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中国学，都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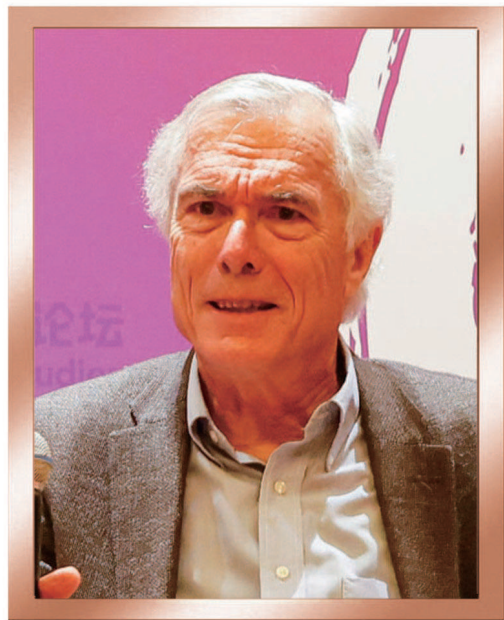
“亚洲的21世纪”

马凯硕因故未能到颁奖现场，于是录制了一段视频发表获奖感言。他回顾了世界历史，揭示出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由西方主导的时间只是过去两百年，他相信中国、印度和其他伟大的亚洲社会都会自然而然地复兴。

“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和决策者在智力和情感上，都没有准备好接受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亚洲的21世纪’。”马凯硕说，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都与中国的数个世纪乃至更长久的密切联系，中国文明以其深厚的智慧深受尊敬，而今天，“通过分享自己的智慧，中国正在帮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再次抨击了中国威胁论的荒谬，并强调这就是全球应当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原因。

马凯硕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印度信德人后裔的贫穷家庭，成长并工作于新加坡这个文化大熔炉。他曾在新加坡外交部服务三十三年，两次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2004年起，他转身进入学界，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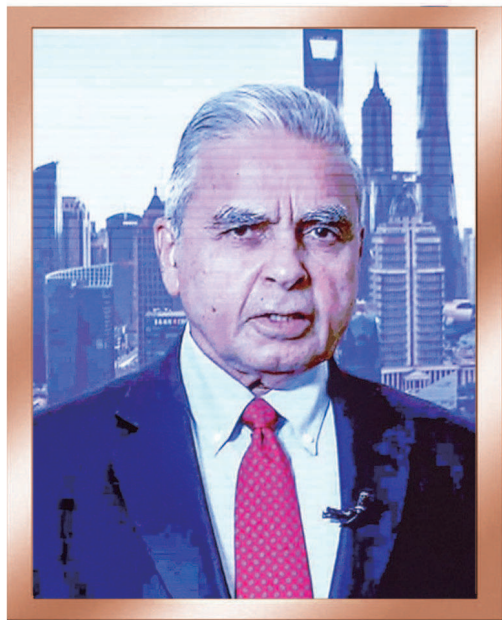
马凯硕援引了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的话作结，这也是十年前傅高义接受这一奖项时所说的：“在中国被认可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向西方解释中国的人，令我深受感动。”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历史学家。1951年生，198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列治文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擅长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并以世界的视角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作品包括《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卜正民曾领衔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了其中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近期荣休以来，他醉心于写作、音乐、徒步。



白永瑞，韩国历史学家。1953年生，1993年获得韩国首尔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韩国翰林大学、延世大学历史系。历任韩国现代中国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还曾任韩国批判性季刊《创作与批评》主编。著有《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研究》《东亚的回归》《思想东亚》《在核心现场重思东亚》《社会人文学之路》《横观东亚》《打造中国现代史》和《东亚论述的轨迹与未来》等。2018年正式退休后，白永瑞在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开设特别讲座，同时将更多精力放在从东亚视角分析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课题。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1948年生，1971—2004年服务于新加坡外交部。2004年，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有多部关于全球地缘政治及治理的著作出版，包括《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新亚洲半球》《东盟奇迹》《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大融合》《亚洲的21世纪》。2019年，马凯硕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卓越院士，同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所获“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奖章”的颁奖词总结了他在杰出成就，“一位酷爱历史与哲学的天才外交家、一位长于思考也能启迪人心的作家”。